

始得西山宴遊記

柳宗元

自余為僇人，居是州，恒惴慄。其隙也，則施施而行，漫漫而遊。日與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窮迴溪，幽泉怪石，無遠不到。到則披草而坐，傾壺而醉。醉則更相枕以臥，臥而夢。意有所極，夢亦同趣。覺而起，起而歸。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，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

今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因坐法華西亭，望西山，始指異之。遂命僕過湘江，緣染溪，斫榛莽，焚茅茷，窮山之高而止。攀援而登，箕踞而遨，則凡數州之土壤，皆在衽席之下。其高下之勢，岿然窪然，若垤若穴，尺寸千里，攢蹙累積，莫得遯隱。縈青繚白，外與天際，四望如一。然後知是山之特出，不與培塿為類，悠悠乎與顚氣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而不知其所窮。引觴滿酌，頽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。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。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，遊於是乎始，故為之文以志。是歲元和四年也。

【譯文】

自從我成為罪人，就一直住在這個州，我常常感到惶恐不安。如有空閒時間，我就會慢慢地行走，不經意地遊覽。我每天和朋友們上高山，入深林，走遍那些曲折的小溪、幽僻的泉水和奇異的山石，再遠的地方也會去。到了目的地後，我們就用手撥開草叢席地而坐，把壺裏的酒喝完直到喝醉。喝醉了就互相靠着彼此睡覺，睡着了就會做夢。心中想到什麼，做夢就會夢到什麼。睡醒了就起來，起來了就回去。我以為凡是這個州有的奇特形狀的山水，我都遊覽過，但是我卻還不知道西山的奇異特別。

今年九月二十八日，我因為坐在法華寺的西亭眺望西山，才發現了它的奇特之處。於是，我命令僕人駕船渡過湘江，沿着染溪走。一路上，我們砍伐雜亂叢生的草木，焚燒茂密的茅草，直到登上山頂才停止。我抓着東西往上爬，登上山頂之後，隨意坐在地上觀賞風景，附近幾個州的土地都在我所坐的這個地方的下面。這幾個州的地勢高低不一，有深邃的山谷、有低窪的溪谷，如同螞蟻洞口的

小土堆，又如同洞穴一般。千里之遙的地方似乎只有尺寸的距離，千里之內的景物堆積在眼前，沒有什麼是能夠隱藏的。青山縈迴、白水繚繞，外界與天邊相接，向四面看去都是一樣的景色。登上山頂之後，我才知道了這座山的特別之處，它與小土丘完全不一樣。遼闊飄渺的景象與天地間的大氣融為一體，無法看到它的邊際；悠然自得的我與大自然結交同遊，不知道它的盡頭。我拿起酒杯斟滿酒來喝，醉得東倒西歪，不知道太陽已下了山。昏暗的暮色從遠處而來，直到周圍什麼都看不見了，我還是不想下山回去。我只覺得思想停止、形體消散，不知不覺地就與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了。遊覽過西山之後，我才知道我以前不算真正地遊覽過山水，真正的遊覽是從這裏開始的。因此，我把這次西山之旅的經歷寫成文章記錄下來。這一年是元和四年。